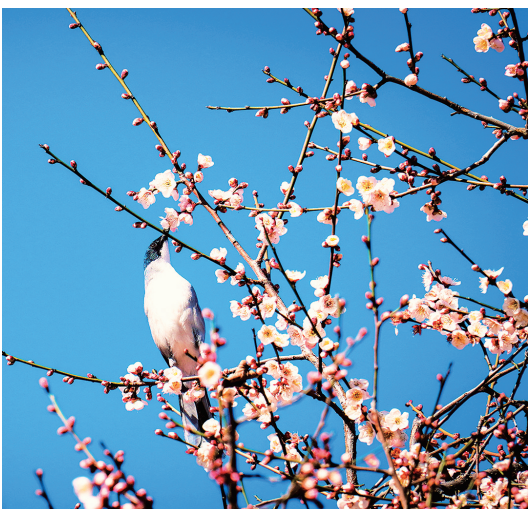


大理美

博南古道古梅开



寒冬腊月，南方丝绸之路博南古道上的唐、宋、元、明、清“五朝古梅”竞相绽放，芳香四溢。寻香靠近，但见有人展纸挥毫，有人拍照打卡，有人捧香吸鼻，各得其乐！

永平是云南古梅重要的种植资源基地，野生古梅具有自然分布早、野生资源多、遗传变异优、追溯历史长、文化底蕴厚、管理保护实等特点。目前，发现并已保护的十余棵“五朝古梅”，树龄均已超过500年，其中，栖息于博南古道花桥村的800岁古道元梅，以“中国四大元梅之普照寺元梅”之名录入《云南梅谱》。

近10年来，永平县通过“艺术+旅游+康养”多元融合，打响“走博南古道，逛曲硐老街，赏古树名木，品品味美食”文旅品牌，“五朝古梅”成了博南古道“可带走的乡村文化符号”。

1月10日至28日，一场文化艺术盛会在博南古道博物馆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书画名家共聚花桥村，相会在古道元梅下，围绕艺术和乡野美美与共展开深度对话，推动乡村与艺术珠联璧合。

话梅、画梅、写梅、咏梅，12天时间，专家学者、书画名家结伴同行，深情对视古村、古道与古梅，定格古道美、古村美、庭院美、山水美。

〔通讯员 杨福军 文 / 图〕

想念一朵百合花

姚静

在我的记忆深处，有一朵野百合花从未凋谢，依依往事，全笼罩在它的芳香里。

我的童年时代，电饭煲、电炒锅等一应家用电器尚未问世，柴火灶是每户人家厨房里的必备。捡柴火也就成了那个年代许多孩子做过的事。在捡柴火的路上遇到一朵绽放的野百合花，于我是一件欢喜的事儿。

故乡剑川，夏天，山林里会有野百合花悄悄开放。它们大多生长在林下松软的腐殖土里，养分水分皆足，花枝茁壮，花朵饱满艳丽，像一支支小喇叭潜伏着，只等指挥的大手一挥，就会齐刷刷吹响起来。那时候的课后作业少之又少，老师也不十分追究。放学后，孩子们有大把的时间，去做什么呢？捡柴火就成了一件连玩带耍的事情。家里的柴火灶并不指望我背回去的那一小捆细柴，却是我跑到山林里溜达一圈的借口。和三五个小伙伴在山林里嬉闹玩耍够了，就捡来一些枯树枝，或者松球，背回家去，轻轻松松打造出一个小小年纪不吃饭的人设来。

背着一捆细柴在山林里走着，青绿

的茅草丛中，突然现出一两朵，或五六朵艳黄的花来，便丢下背上那一捆细柴扑过去。百合花！它金黄色的花瓣上洒着几星儿褐色斑点，丝状的花蕊沾满金粉。喇叭形的花朵仰天绽放，吹奏的曲子寂然无声，却响彻山谷，嘹亮全写在它灿然的绽放上。我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摘下一朵野百合花，捧在手心，思量着用个什么瓶子来供养它？那时候我的生活里，“插花”是一个从未存在过的词，家里也没有花瓶，只有酒瓶、罐头瓶、墨水瓶……但这些毫不影响我采摘野花的兴趣。儿时不能了悟，花草树木也有生命，路过，欣赏，已足够，不一定非要摘下来带回家去。

手里多了几朵野百合花，这一趟捡柴火便有了不同的意义，生活的艰辛全然隐去。

小孩子，快乐也简单，常源于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惊喜的瞥见，莫大的听闻……刻在了记忆里，一遍遍回味至老。

野百合花喜欢离群索居，开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记得当年常有豺狗出没，村庄里不时传出猪羊被咬死的消息，所以小孩子是不被允许进入大山腹地的。偶遇一朵野百合花便成了

一份不期然的惊喜，是哪一阵有心的风把它的种子带到了村庄附近？童年的我没有读过“我的等待，恰逢花开”这样唯美的句子，却也隐约觉得与一朵花的相遇是一件幸事。当真正明白它的生命中这样不期然的遇合少之又少，人与人，与花，与一朵流云，与一阵清风，与一缕不明来处的暗香……所有的巧遇都是天赐机缘时，我离故乡剑川已经很远了。

剑川成了一个地名，变成两个方块字写在我的履历表上，我和她的相逢只剩年节时匆匆的一晤，大多是在深冬时节，野百合花的花枝都枯萎了。我再也没有机会到山谷中去寻访一朵野百合花了。那一朵野百合花只能盛放在心里。

不知何时，我居住的小镇开了一月又一月花店。花店里卖着各种各样的花，百合花是最常见的，它们大捧大捧地插在清水里，有白色，有粉色，有红色……花瓣硕大，分外艳丽。卖花人说，那徐徐散发着清香的叫“香水百合”。

偶尔我也去花店买百合花，有时送人，有时送自己。只是每一次走进花店都心绪平静，因为我知道一定会有大捧大捧的百合花等着我，我可以慢慢地一

枝一枝挑选，然后老板娘会用彩纸帮我包起来，配着几枝漫天云雾似的满天星。每一次都是这样，像一个早早猜到结局的故事，索然无味。

其实花店里的百合花是比故乡山林中的野百合花更美丽的，它的花瓣更大，花色更浓艳，花香更清远，只是它和我少了一段相遇的路途。我在香水百合的芳香中寻不到童年的时光，此花非彼花，大有物是人非的恍惚。

我惦念，开放在故乡山林中的野百合花。在蓝天下的草坡上，它嘹亮绽放，响彻山谷，只等一个少年惊喜的脚步。

关于野百合花，有一首老歌让我念念不忘，它是电影《岳家小将》里的插曲《小百合花》，郑绪岚演唱的。歌名和歌者想必只有我的同龄人才会知道了。

还有没有人能把《小百合花》这首歌轻轻哼唱？



大理掌故

感通寺之典故

母锡鹏

感通寺又名荡山寺、班山寺，位于点苍山圣应峰南麓，始建于唐南诏时期，扩建于元朝而盛于明代，是大理古寺里最有文化气息的寺院，流传下来的故事很多，也颇富传奇色彩。

相传，感通寺为南诏高僧李成眉所建。当年李成眉云游到大理，看到感通寺风水很好，就把手中的檀木禅杖插在地上说：“若引地通建寺，就让禅杖成活。”果如他所言，禅杖就地生根，成活了，李成眉于是筑台保护成活的檀树，名之曰“檀木台”，并着手修建庙宇。寺里的和尚在念诵《龙女经》时感动了龙女，龙女先是化成凡女来为和尚做斋饭，随后化作龙女花。和尚用龙女花为皇后治好乳疮后，国王非常高兴，赏赐重金，大兴土木，广建庙宇，还在龙女花旁立下了“恩彼灵珠”的碑文。

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感通寺住持无极禅师到京城朝觐明太祖朱元璋，带去白马和山茶作为贡品。进京时正值初春，恰逢白马嘶鸣，山茶怒放。朱元璋认为“马嘶花放”是“名士高僧共一楼”，乃是明朝的吉祥征兆，心中大喜，特地赋御诗十二首相赠，赐无极禅师名法天，授其职务为“大理府僧纲司都纲”（当时管理大理佛寺的大和尚职务）。无极禅师返回大理后，将御赐《归云南诗》十二首镌刻在感通寺正殿大云堂前，担当为此题联：“寺古松森，西南览胜无双地；马嘶花放，苍洱驰名第一山。”这就是“龙女奇花传千古”的故事。

另一个故事则发生在明代中后期，

说的“名士”是明代著名学者杨升庵。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杨升庵因“议大礼”触怒了嘉靖皇帝，被充军来到云南。杨升庵与李元阳结伴同游点苍山，在感通寺的班山楼住了二十多日，还在此校注六书并转注千字音韵。后人将此楼题名为“写韵楼”。“高僧”指的是云南杰出诗人、画家、书法家担当和尚。担当和尚在鸡足山、感通寺的寺院内修行，专心创作诗书画，书如行云流水，画则有笔外之意，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晚年的担当和尚常住感通寺，因仰慕杨升庵的品学，重修写韵楼作为自己的住所。后人有许多赞美诗篇，如清代桂馥（字未谷）写道：“西羽曾为结伴游，班山寺里共听秋。谁通转注收奇字，个来登写韵楼。”

感通寺是云南禅宗发源地，也是种茶历史悠久的寺院之一。徐霞客曾在此品茶，寺内拥有600年古茶树。寺僧一直种植茶树，采茶、制茶、饮茶，形成了“每日退食无一事，旋在树下支风炉”的习俗。感通茶生长在感通寺方圆十公里的圣应峰、马龙峰一带，处在莫残溪、龙溪之间，春、秋两季采摘，尤以春茶为上品。

如今的感通寺，古茶树依旧枝叶繁茂，昔日杨升庵敲字问句的写韵楼、传奇的龙女花、担当和尚“一笑皆春”的匾额，似乎仍然向每一位到访的人诉说着动人的故事……

感通寺是大理辨识度极高的地理标识，具有特色性、教育性相结合的研学旅游主题之气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往游览。

生活笔记

这个春节有点儿甜

张美华

周末，抽空到父母居所做一次年前大扫除。正干得起劲，82岁的父亲和75岁的母亲大包小包提了满手的东西从外面回来了。

“爸、妈，你们又买这么多东西！”我一边接过父母手里的东西，一边絮叨着。“不多不多，快过年了，要提前做好准备。”平时话少的父亲笑呵呵地说，早已昏花的老眼里居然闪着亮晶晶的光芒。一大堆采买的货物里以吃食为主，最亮眼的是一对米花圆糖，就是我们小时候常说的圆圆糖。

白色的米花糖揉成圆球状，圆球中间有一根棉绳，四周左右对称各装饰有一朵重瓣的粉红色花，还配了两片绿色的卵形叶片。最为精致的是花和叶也是由米花做成的。这种花式的圆圆糖和我记忆中的有些不太一样。40多年前，我吃过的圆圆糖只是以不同颜色的染料在米花做的圆球表面涂上花色。尽管花色简单，却也让我惊艳不已。因为它不仅可以解馋，还能让我在一众小伙伴面前出尽风头。把圆圆糖的提绳穿过上衣的纽扣，这个花花绿绿的又甜又香的美食俨然就成了一件最耀眼的珠宝，高挂在胸前，随着我蹦蹦跳跳的脚步，宝珠飞起又落下，把小伙伴的目光紧紧地黏住。在小伙伴们艳羡的目光中，到了分享甜蜜的时刻，在圆圆糖上啃了一口，然后大方地把它递给要好的小妹妹，不一会儿，这个圆圆糖就被我们吃完了。吃完糖，才发现糖渣和米花的碎渣糊住了我们的半张脸，逗得大人哈哈大笑。米花的酥脆，麦芽糖的甜润，成为儿时过年最惦记的美食之一。

“妈，你们咋买圆圆糖，现在谁还吃这个呀？”我的嘴角微微上扬，说出的话

却有些心口不一。也是，现在家里最小的孩子也都20多岁了，谁还吃圆圆糖呢？母亲笑着说：“不吃，那就买来喜，喜庆！”说完，献宝似的掏出一袋米花，问我：“这个吃不吃？”

炒米花！我眼前一亮，嘴里顿时就有了丝丝甜意。我接过母亲手里的米花，转身就去泡了几杯，父亲血糖高，就给他放一点儿冰糖醇，我和母亲的，就放上一勺白糖，刚好吃个点心。炒米花也是儿时过年最讨喜的美食之一。大年初二，家里来亲戚，母亲就会泡一杯米花，然后盛上一勺白糖，端给客人。热气腾腾的米花和甜甜的白糖，逗得我口水直流。母亲招待完客人，也会给我们泡一杯。那时候，我总是傻乎乎地想，要是天天过年就好了。

吃完泡米花，我接着收拾父母买回来的年货。里面有一袋糖果，其中有徐福记，有阿尔卑斯，还有熟悉的大白兔。儿时，只有过年才能吃到大白兔奶糖。那时候，这种纸皮包装的大白兔奶糖对于我来说无疑是奢侈的。平日能吃到的水果糖，是一种很硬的糖果，颜色多是红、绿、黄三色。大白兔奶糖和这些水果糖不同，整颗糖为奶白色，入口有浓浓的奶香味。和大白兔奶糖同样好吃的，还有印着美猴王图样的金丝猴奶糖，那时用的糖纸是玻璃糖纸，一度成为我的最爱。

在父母采买的年货中，有贴画，更少不了各色各样的外地特产。母亲开心地说，这下家里的年货备办得差不多了，年夜饭需要的新鲜食材，春节前一天去城里备办就是了。

母亲边说着，边抓了一大把大白兔奶糖塞到我手里。看着手中的大白兔奶糖，望着洋溢着欣慰、满足笑靥的父母的面容，我忽然感觉，这个春节有点儿甜。

大理市作家协会“文学大讲堂”正式启幕

本报讯（通讯员 普素）2月8日下午，大理市作家协会文学大讲堂正式启幕。本次活动旨在搭建文学交流平台，凝聚本土创作力量，推动大理文学事业繁荣发展。

大理市政协主席杜雁在致辞中强调，文学大讲堂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他鼓励广大会员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实地采风捕捉灵感，在名家讲座中启迪思维，努力创作出一批“沾泥土、带露珠、接地气”的文艺作品，让文学的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充盈。

大理大学教授、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纳张元结合自身多年的创作实践，围绕文学创作的核心环节展开分享。他从创作立意、文本打磨到主题表达，系统阐述了写作过程中的重要方法与注意事项，为在场会员带来了一场专业而实用的创作指导。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大理州知名作

家李智红以“诗一直都在场，就等我们去发现”为题，畅谈诗歌创作的心得。他引导创作者从生活细微处捕捉诗意，通过陌生化的语言表达彰显诗歌韵味，使大家对诗歌创作的本质与路径有了更深的理解与感悟。

大理市作协会员马良结合自身从警经历，分享了“警民共建中的真情故事”。他以基层警务工作中的真实事例，讲述了一幕幕警民同心、温情洋溢的动人篇章，故事中蕴含的坚守、关怀、理解与奉献，于朴素中见真情，在平凡中显崇高，深深打动了现场的每一位听众。

参会会员纷纷表示，文学大讲堂不仅提供了学习交流、采风创作的优质平台，更增强了大理文学界的凝聚力，激发了大家的故土情怀、文化自信与创作使命感。此次活动为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学氛围、推动本土文学创作迈出了坚实一步。